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晉

安皇帝

己隆安三年

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

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

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帝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

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謂之八座吏部

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

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

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

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

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晉初改舊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

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陽廣固注見前遂都之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

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

地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知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

動此乃陛下之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姓潁潁守廣固其下多出關中河內也

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半南奔辟閭渾潁表為渤海太守及德至字遂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封字

字處道渤海修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

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關西狄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

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會稽世子元顯

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

土器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疑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

會稽殺疑之于是八郡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

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

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

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居

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撻撻為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

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

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

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裕事始此

好民左道惑眾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射為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真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新洲擊蛇全襲漢高芒碭事益裕自託劉劉

倚父蓄意謀殺
雄之志故設為
神奇以聳動庸
愚耳
裕瀕危奮勇復
身追賊多所殺
傷益以救宣之
兵何難殄滅乃
官軍嚴密實物
子致致賊來
間遠處宣取
下無紀固無可
辭然所云以
一人驅數千亦
失之誇矣
桓玄志存不軌
所憤惟殷楊二
人當時執政者
轉欲擢使非難
是何肺腑俟期
受代之後勢已
不支復為仲堪
所始憤激致敗
良堪憫惻若仲
堪畏首尾優柔
債事其死不足
惜也

棄寶物于女子道官軍競取之思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

成海浦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為劉牢之所破復走入海海浦自龜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

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止

之元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

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

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

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

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

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鄴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

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難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

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

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業嗣庶兄纂弒而代之光疾甚立紹為太子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

弘為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母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規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秘

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弘

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弘而弘作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涼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嵩庚子元年是歲西秦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江

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涼南涼北涼南燕新小國一西涼凡八國晉安皇帝

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岷在鞏昌岷西秦王乾歸使將

軍慕容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眾皆降興進軍枹罕

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于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弋

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嵩字元威隴西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初北涼李嵩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嵩為效穀

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 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

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嵩為沙州刺史涼公嵩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伐涼興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安

西府淵并擊王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涼太常郭馨善天文術數常與李嵩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

泉縣 嵩初難之會繇至謂嵩曰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磨先叛涼舉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殺之郭磨西平人磨奴昆反驃馬花馬也驃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

尚書令吏部尚書車府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

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省間我父子省懼自殺

道子父子海惡實為東晉屬階而元顯驕恣不法即道子亦為所凌其罪更浮于父也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

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涼王呂隆神春二月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隆皆光從子超擅擊鮮卑思

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

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起思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

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王璽所在后曰已

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奔河西后曰大人責女于公以圖富貴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深自悔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為業所

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

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

眾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怒蒙遜因帥眾陽言為男

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為江蘇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袁山松為之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

松江東瀕海曰滬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為當湖晉徙置于吳興府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拒之海鹽城中兵少

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

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眾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

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眾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為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燕王盛德其父實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

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之子等夜于禁中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

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眾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實而河間公熙字道文素得幸于丁氏乃廢

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符謀二女有寵于熙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翼戴魏安魏安懷安縣在昌松縣東北

敗隆嬰城固守碩德圖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

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德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軍既還呂超敗孤遣將軍僂檀

赴之比至超已退僂檀乃與朗連和尋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

遣其將馮該戍淦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

心非海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

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

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

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入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元

元興元年南涼王禿髮傁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元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兄

弟謂謙弟修字承祖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愛命

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于荆土乃除謙荆

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胡三省曰柔然為魏患自此始初魏主珪立慕容氏故燕主寶之女為后魏故事將立后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己

復遣賀狄干大北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璵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

沒奕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

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東以千人為軍軍有將以百人為幢幢有帥

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糈扶牛反橡以

反相實也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未必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

之字句祖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

待何為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

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

之自殺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庚楷謀池元囚之譙王尚之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

武擁強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叅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

之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

反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元顯將發

減身豈非自取

法順勸令率之殺桓謙兄弟以示無二未為失其謀及殺年之降玄如虎傳翼南柝之敗自取滅亡乃謂為法順所設是直責愾無難雖死不悟者也

開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柝元顯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謚字推遠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擊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而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執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下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醢殺之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子先諡為永嘉溫州府是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謂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常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始稱涼王徙樂都初思復魏受重得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三吳大饑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紵懷金王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代為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平為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擊於蒙阮今在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眾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與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元殺吳興守高柔將軍忠謙之及劉襲等皆宰之北府舊

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晉縣今為江蘇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二年是歲涼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西涼南燕凡七僭國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府治之金華縣是建武將軍劉

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出戰

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後

復于苑中起逍遙宮鑿曲光海方盛夏士卒喝死大半

秋七月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南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興曰隆今

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

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

為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殷仲文觀之下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

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善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羣弱重以

桓元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夫時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元稱皇帝廢帝為平固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贛州府興國縣王遷于尋陽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

詐言錢塘臨平湖注見前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

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至是下範之為禪詔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摘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

平府當塗縣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

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

于太廟卡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細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

亂者眾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璉起兵討桓元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白帝

甲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

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

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

興復劉邁字伯章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

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平昌昌曹景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景曰今日

下邱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弘鎮廣陵才達

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景及裕弟道規字道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弘鎮廣陵才達

鎮歷陽道規為弘參軍景為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景共圖弘據廣陵長民為達參軍裕使長民就毅遠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遙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

尤喜桓弘修之弟刁逵協之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事具前

敕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人字

道和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裕見穆之曰始舉大

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

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于坐署

主簿是日孟果在廣陵亦勸桓弘出獵果與劉毅眾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果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

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眾于覆舟

山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

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

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據補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注見前斬

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

合眾二萬明日裕眾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

等大潰元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

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興誅元宗族在建

康者使臧喜東莞人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

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初名位微薄唯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璽綴授元及元敗眾謂謐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

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果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

初廢為縣也南梁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

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賦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達軼之

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棄城走其下軌以送裕斬于石頭豫州晉南渡後僑置于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元在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

桓玄一經敗衄
百事俱廢乃于
倉皇奔竄中猶
以皇恩著述為
事所謂欲蓋彌
彰視六藝文奸
者又豚犢矣

敗事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眾益離怨荆江諸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臨子承制行事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

主謀池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昆陵郡晉更

府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破之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

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其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眾不敵戰無

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

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還京

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甯州督護馮遷擊

元誅之帝復位桓元收集荊州兵有眾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叔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

眾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眾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元挾帝單舸西

走留永昌何皇后穆帝后及王皇后帝后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

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賊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

毛脩之字敬文璩之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甯州刺史璩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

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縣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為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帛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句諸軍猶

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眾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元舉

哀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荊州府公安縣

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振逆戰于靈

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水經注江水北合靈溪水江漢之會有靈溪成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劉毅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忌等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魏主置六謁官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

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

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關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鳥鳴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

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苻護女遊白鹿山在今嶺南心右翼西北水經注石城川水北屈是行士卒為虎狼所害

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為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敵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己義熙元年南燕王慕容超太上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

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

守魯宗之字彥仁扶風郿人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注見前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

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注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

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注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

晉安皇帝

事理于龔氏所
以有不如無書
之發

已陷其眾皆潰乃逃于涇川亦曰鄆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王室特宥

其孫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東晉僑置雍州于襄陽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璩為甯州

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劉懷肅彭城人

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玉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

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昌遣使來上表西涼公昌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振

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璩出外水蜀有內水外水內水即涪江亦曰內江外水即岷江亦曰外江

則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配軍營者為營戶開

城納縱殺璩及璩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

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

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侍中車騎將軍都督諸軍加錄尚書裕皆不受而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

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

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過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悅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内史

以盧循為廣州刺史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徐道履陷始興見前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

裕甫臣復晉室
即欲為國家案
地于秦亦當于
朝命何得擅自
遣使蓋其時上
下陵替若若綴
旒故雖逆謀未
形而無君之心
已顯露若此

徐道覆為始興相補遺使獻貢因遣劉裕益智裕報以續命湯循之昭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荆湘江豫皆平桓元餘黨符宏等擁眾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討

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等十二郡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

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

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祖明備德兄子立汝水胡三省注汝當作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經注

名水東北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及

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及

備德與垂舉兵山東秦殺其兄納及諸子公孫氏以老得免納妻段氏方娠備德故吏呼延平引奔羌中生

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刀投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涼呂隆醉秦隨從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

秦所錄乃陽狂行乞會備德遣人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

姓名逃歸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

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

谷超即位虛葬備德于東陵超既立以母妻猶在秦遣使請之秦要使稱藩且令獻

西涼徙都酒泉西涼公篡與長史張逸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萬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

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祈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事專用吾滋

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督事任公平坦然無類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

庶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

興以為忠以傉檀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進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

若軍國煩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

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虐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所食之憂與悔之使人馳

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晉安皇帝

仲文嘗舊臣
首勸桓玄受禪
繼復勸劉裕
喪心無恥莫此
為甚當時所云
才學蓋可知矣

止尚則得禮已軍五湖逼還尚行矣五湖水名在涼州倭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府武威縣東今謂之雜木澗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黃羊川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主興以乾歸浸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監其部眾

和三年燕王高雲正始四年燕主赫連勃勃勃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紹之傷國春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

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出為東陽太守悒悒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

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

文桓胤有謀皆族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劉衛辰之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龍遇踰

于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沒

奔千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

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奔干而并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匈奴桀子孫稱大夏天王勃勃以其先從母姓劉氏為非禮乃改姓赫連

氏言藏赫
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超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

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于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新良食粥命百官及是熙

出送葬被髮徒跣步跋等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雲前從熙襲高句麗傷于天且畏

家扶之帥眾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弒之復姓高氏以跋

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